

当文明直面恐怖，我们将如何审视？

ON EVIL
REFLECTIONS ON
TERRORIST ACTS

论邪恶

恐怖行为忧思录

[英] 特里·伊格尔顿 / 著
林雅华 / 译

当代最具国际影响力的评论家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三巨头之一
畅销书《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

特里·伊格尔顿

CS
湖南人民出版社



论邪恶 恐怖行为忧思录

特里·伊格尔顿 著

林雅华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主 编：陈 燕
责任编辑：竹海、竹文、竹文、竹文

特邀编辑：竹文、竹文、竹文、竹文
封面设计：竹文、竹文、竹文、竹文

湖南出版集团
湖南人民出版社

湖南出版集团
湖南人民出版社

湖南出版集团
湖南人民出版社

湖南出版集团
湖南人民出版社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邪恶：恐怖行为忧思录 / (英) 伊格尔顿(Eagleton, T.) 著；林雅华译. --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5

ISBN 978-7-5438-8733-6

I. ①论… II. ①伊… ②林… III. ①小说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I1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79159号

On Evil

Copyright ©2010 by Terry Eaglet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Yale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The Yao Enterprises agent (Literary Agents), LL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4 by Hu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论邪恶

著 者 (英) 特里·伊格尔顿

译 者 林雅华

出 版 人 谢清风

策 划 人 周 政

责任编辑 聂双武 张德才

装帧设计 元明设计

内文设计 李映龙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07月第1版

2014年0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7

字 数 126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8-8733-6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作者简介

特里·伊格尔顿 (Terry Eagleton)，1943年生，当代最具国际声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与美国的詹姆逊、德国的哈贝马斯并称为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三巨头。英国当代思想家。

他曾先后在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爱尔兰国立大学任教，著有多部重要文化及思潮理论观察的书籍，是当代英国最具代表性的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论家和文化理论家。一九八三年他的著作《文学理论介绍》(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对新潮流的介绍通俗易懂甚至引人入胜，被重印了将近二十次，成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系学生的必读教材。伊格尔顿定期为《卫报》和《伦敦书评》以及其他许多主流媒体撰写文章。查尔斯王子曾高度评价其在学术界的地位，称其为“可怕的伊格尔顿”。

“意识形态”这一理论史上人言人殊的难题，是伊格尔顿思想的理论基石，是其文化批评的核心范畴，是其思考文学、美学的前提。正是由于他对意识形态概念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的充分开拓和挖掘，才使他对文学与美学问题的研究显得别具一格。

内容简介

面对形形色色的恐怖活动，你会怎么看待？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按照他们以往绝对的判断和形而上学的标准，会毫不犹豫将其贴上“邪恶”标签。特里·伊格尔顿作为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认为这种观念是根本和现代这个时代不相适应的。

在本书中，伊格尔顿通过文学、神学、心理学的资源，以他插科打诨、嬉笑怒骂的批评风格，从对当代世界文明冲突的现实入手，深入到对西方文化传统内部，对当今各种邪恶、恐怖行为进行了理性的忧思：邪恶，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中世纪的东西，相反的，它是一个在我们的当代世界完全可以看的到、摸着找的真实现象。在这个过程中，他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问题，比如，邪恶真的就是一种空无么？为什么它所表现出来的东西，总是如此具有吸引力？为什么善良看起来非常无聊？人类真的会在无意义的毁灭当中感受到欢乐么？

我们分享思想 思想改变世界
我们分享理念 理念重塑生活
我们分享智慧 智慧成就人生

湖南人民出版社微博：<http://weibo.com/hunanrenmin>
与本书编辑交流，请加湖南人民出版社微信账号：hnmcbbs

品牌支持 PIN PAI ZHI CHI	
媒体支持 MEI TI ZHI CHI	
合作平台 HE ZUO PING TAI	
网络销售 WANG LUO XIAO SHU	
地面销售 DI MIAN XIAO SHU	全国各书城、书店、报刊亭、商场、超市

总策划：周政

责任编辑：聂双武 张德才

封面设计： 元明·设计STUDIO
00 369626375

版式设计：李映龙

营销电话：0731-82226732



思享客

思想改变世界

目录

献给Henry Kissinger

001 / 献词

016 / 序

041 / 第一章

文学经典中的思想

115 / 第二章

思想的起源

175 / 第三章

约翰的学者——异端、文明的危机

212 / 结语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系列

主角人物都是当今中国最具争议的人物，最真实的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

该丛书作者均为海外有影响的中国历史研究专家、知名作者或亲历中国历史变迁的见证者，他们以严谨的考究和纷繁的史料筛选，力争给读者还原一个真实客观的中国人物图像。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系列

已经出版：

《武则天传》《恭亲王奕訢传》
《袁世凯传》《秦始皇传》；

即将出版：

《张作霖传》《曾国藩传》
《左宗棠传》《李世民传》。

译者序

目录

001/译者序

016/导论

041/第一章
文学经典中的邪恶

115/第二章
邪恶的根源

179/第三章
约伯的安慰者——邪恶，文明的错位

212/注释

译者序

21世纪，对于每一个有责任的理论家而言，都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景观。在这个崭新的世纪中，各国都在谋求新的发展道路与发展方式。中国正在大踏步深入推进改革，急剧的社会转型与社会结构变迁，带来了方方面面的问题。文化与价值层面的失落、找寻、重建，已然成为了中国在新世纪加速现代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与此同时，西方世界，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样也在面对新的问题。以2001年的9·11事件为标志，来自恐怖主义的袭击，给美国、乃至二战后的整个世界格局带来了重大冲击。面对这样的时代景观，特里·伊格尔顿，这位当代最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与文化批评者指出，“这个刚刚开始

器世纪，已经被无止境的鲜血所玷污，已经被数以万计不必要的牺牲所标记。我们已经习惯将政治生活视为暴力、腐败与压迫。对这些阴魂不散的现象，我们甚至早就司空见惯了。难道我们就不希望在人类历史的编年册中，能有更多一些甜蜜和光亮么？”这让人不得不再度反思西方启蒙主义的现代性遗产，以及全球化浪潮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种种龃龉。正是怀着如此深刻的忧虑，伊格尔顿写下了这本薄薄的小册子——《论邪恶》，意欲探究“邪恶”对当下时代景观的内在影响。

在书中，伊格尔顿依然延续了他一贯的插科打诨、嬉笑怒骂的批评风格，从对当代世界政治冲突、文化冲突的现实入手，深入对西方文化传统内部的“邪恶”（Evil）概念的解读。我们知道，他的思想来源颇为复杂，其中融合了英国本土的文化研究传统、以及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路向。在这本小册子中，他在这些理论资源之外，又大量援引了神学、精神分析学以及哲学伦理学的观点，就“邪恶”展开了条分缕析的解读。当然，在对这样一种文化现象、文化观念进行解读的过程中，他摒弃了传统的学术论证方式，而更多地借用了颇具现实感的文学范本的分析——其中包括英国、德国、法国的经典小说、当代科幻、悬疑小说、莎士比亚的剧作等等。借助这些错综复杂的文学范本，伊格尔顿不断切入对“邪恶”多重面向的解读和定义，在此过程中，他心之念念所在，

无不在于现实政治问题、民族问题、文化问题、宗教问题等等。

伊格尔顿首先从一桩少年杀婴案入手，提出了“邪恶”这一概念。在他看来，邪恶在存在意义上确实是形而上的，它所针对的，并非这个或者那个存在物，而是整体的人类存在。从根本上来说，邪恶想要完完全全地消灭存在本身。但是，我们又不应该把邪恶看作超越理解范畴，超越具体语境的天生之物。因此，他提出——邪恶并非某种神秘之物。一直以来，人类总是把邪恶当作人类理解能力之外的某种特定的东西，没有道理可言，但是神秘莫测。例如，伊格尔顿在书中提到了一位英国新教主教对邪恶的理解。他认为：

“被撒旦所支配的一些明显的标志包括：不恰当的笑声、不可理解的知识、假笑、苏格兰血统、当煤矿工的亲戚、穿黑色衣服和坐黑色汽车的习惯性选择……”这些东西从表面上看，根本毫无道理可言。但是，在这位主教眼中，这些就代表了邪恶。一个东西越是没有意义，它也就越是邪恶，邪恶是与一切事物都毫无关联的存在。但是，伊格尔顿在此书中，想要反驳的恰恰是这一观点。在他看来，我们必须破除对邪恶的这种形而上理解，尤其是不应当延续传统习惯，轻率地给恐怖主义贴上“邪恶”的标签。伊格尔顿认为，我们总是习惯于使用“邪恶”这个词，来结束一切的不可知、争论以及难以解决的困境。它带着某种禁止性、终结性和绝对性。但是，这样的做法，恰恰是放弃人类自身道德责任的一种行为。如

果邪恶真的是一种深不可测的神秘，那么我们怎么可能确切地知道如何去惩罚作恶者呢？将人打上邪恶的标签，其实就意味着放弃人的理性分析与责任承担。所以，伊格尔顿在书中强调，“一般观点认为：要么，任何人的行为都是可解释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不是邪恶的；要么，他就是邪恶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对其做出任何的判断。本书的要点就在于说明，上述的这两个观点都是错误的。”

那么，伊格尔顿究竟如何来定义“邪恶”？面对“邪恶”，人类又应当如何作为呢？

根本的邪恶

在对邪恶进行定义的论证过程中，伊格尔顿所作的，是不断从各类文学文本中的邪恶典型出发，去探讨邪恶的本质特征、邪恶的构成元素，进而推展到邪恶在神学话语中的原罪关联，邪恶在种族大屠杀中的关联，而后推展到了邪恶与社会心理、文化因素、宗教艺术等各方面的诸多考察，让我们看到一个邪恶运转的体系性复杂结构。

当然，在具体的论证过程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觉到伊格尔顿对自由主义、庸俗马克思主义、保守主义、激进民粹主义、道德

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种种批判。不断批判和连续嘲讽、其实就构成了伊格尔顿文化批评的典型特征。在他笔下，我们可以感受到，文学、艺术、意识形态、宗教、哲学……彼此融合，相互勾连，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批判链条。在这个链条上，我们看到，伊格尔顿为我们所展现的人类世界（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以恐怖暴力对抗恐怖暴力的现代世界），无疑深深地陷没于困境之中。在其中，为了不断满足自身膨胀的欲望，人类走上了一条历史的不归路。对此，伊格尔顿写道：“（人类）这样一种动物将处于永无休止的过快发展的危险之中，因为它把自己的触角伸得太远，以至于所得到的将是一片虚无。在这其中，潜藏着人性之自我阻遏与自我毁灭的危险。而这也正是《圣经》在堕落的神话中努力勾画的——亚当和夏娃最终动用了创造力而毁灭了他们自己。”在伊格尔顿看来，人类是一种浮士德般的存在，对自我福利的欲望太过贪婪，太过进取。在无限的诱惑之下，人类永无休止地超越着自身的限度。为了达到这种无限，人类不断超越自己那可怜的无能为力的身体。然而，在对利润无休止的渴望，对技术进步无休止的推进、对资本力量的无休止扩张中——却隐藏着巨大的风险。于此，我们不难看出伊格尔顿延续了现代性的反思批判，尤其重要的是，他在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批判中，鲜明地展现了其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没有任何一个历史体系能像资本主义这般强劲地揭示出，

人类潜在的仁慈力量，竟可以堕落到这般田地……对于所有的人类制度而言，资本主义是语言动物所建造的最能恶化其矛盾的制度之一。而这一点，恰恰就是邪恶的重要特点。”

于此，伊格尔顿为我们隆重地揭开了邪恶的面纱。什么是邪恶？在伊格尔顿看来，邪恶就是一种无限意志，它将所有有限的事物视为绝对障碍，并且力图将其消灭。因此，对于邪恶的心灵来说，人类的存在就是无限纯粹性之中的那个污点。邪恶所代表的就是这么一种对于有限的物质现实、有限的人类存在之阴郁、无果的仇恨。就像浮士德，邪恶太过倨傲，以至于它根本就不会臣服于有限性与人的局限性。这就是为何自傲是最为典型的撒旦的恶行。这也是为何人类如此惧怕死亡的原因，因为死亡是人类唯一的绝对限度。因此，当人开始追求无限、人类历史开始追求无限的时候，已然堕入了邪恶的深渊。不论是个体的人，还是作为集体的国家，如果蔑视人的有限性与缺陷性，一味去追求无限的欲望与无限的意志，就会堕入邪恶的深渊。人类历史发展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尤其是在实现进步目标、纯洁性目标的过程中，实施种种死亡与灭绝的行为，就是这个意义上的邪恶典型。从这个角度来看，邪恶的目的不仅仅是要反抗这个或者那个具体的人，而是要反抗人类的生存这个事实本身。它注定是毫无边界的。因此，消除人的有限性，追求无限，乃至彻底地消灭人类的存在，其实就代表了伊格尔顿对

邪恶的本质认识，而这一点，也与康德和阿伦特意义上的“根本（极端）的邪恶”不谋而合。

平庸的邪恶

与根本的邪恶相对的，就是所谓“平庸的邪恶”。在伊格尔顿笔下，我们看到，后现代主义反本质的危机不断升级扩大，中产阶级文明发展到了无聊、无深度、无意义的极限。人们在后现代文化中再也找不到属人的感受性与生命力，再也找不到任何激发人性的震惊效果。因此，它就转向了邪恶，或者说转向了那些他们认为邪恶的东西：吸血鬼、木乃伊、僵尸、腐烂的尸体、发狂的笑声，恶魔般的少年、血淋淋的壁纸、乱七八糟的呕吐物，如此等等。但是这些东西没有一个是真正邪恶的，他们不过就是一堆污秽之物。在伊格尔顿看来，真正的邪恶，其实是这些花哨的外表之内的无意义、无目的和无本质，亦即“平庸的邪恶”。正如基尔凯郭尔在《恐惧的概念》中对恶魔的描述，他们是“无内容的单调无聊。”从某种角度来说，这种邪恶就像一些现代主义艺术，完全只是形式，而无任何内容。它低劣不实、肤浅异常，毫无意义、甚至从根本上就缺乏任何生命的向度。这一系列的特征，使得此种邪恶深深地陷没于一种永恒重复的精神麻木与单调之中。

但是，这样的麻木与单调却并不沉寂，相反的，它具有某种毁灭性的指向。正如卡尔·雅斯贝尔斯所说，“（纳粹）在无意义的行动中，在折磨和被折磨中，在为毁灭而毁灭中，在以疯狂的憎恶与世界以及人类的对抗中，在纯粹出于个人存在之蔑视而产生的疯狂的憎恶中，获得了无上的欢乐。”作恶者并没有出于什么具体的目的，他的恶毫无缘由，只是为了作恶而已。就像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所说，“这种行为非常畸形，但是，我却非常喜欢；我喜欢这种毁灭感。我喜欢罪孽，而不是我通过这种罪所得到的东西；我喜欢的是罪孽本身……我并不指望从这一耻辱中获得任何收益，而只是如此渴望着耻辱本身……”伊格尔顿认为，这种在邪恶和死亡，犯罪与毁灭之间的快感，就是一种“毁灭性的欢乐，一种悲惨的欢乐。”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就是在“死亡驱力”引导下的“淫秽快感”。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它代表着一种“坏”的无限，这种无生命的无限，只有在自己的舌尖品尝到毁灭的滋味时，才能被激荡出那么一丝生机。作恶者始终深陷于死亡驱力的把控，在自我折磨以及猎取的对象中，获得魔鬼般的欢乐。

如何面对邪恶？

在分析了根本的邪恶与平庸的邪恶之后，伊格尔顿总结道：